第一章

雙眉輕皺，眼皮抖了抖，杭婁危這才慢慢地睜開雙眼。

他沒有死掉嗎？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來，中途甚至失去了意識，沒想到竟能再次張開眼睛……看來他是賭贏了，他在遊記上看到，北山山崖下有一座小村莊的見聞也是真的？

杭婁危撐起身體，本能地打量起四周。眼前所見的事物不同於書冊上的文字描述，景色更不如書裡的插畫般優美，唯一符合的，就只有顏色，周圍的事物如水墨畫般，沒有黑白以外的色彩。

原來書中所說的世外桃源就是灰濛濛、一片黯淡的樣子嗎？這差距也未免太大了吧？

杭婁危面無表情地站在石地上，映入眼中的，除了大小不一的石頭，便只有石頭所組成的小山，連一根雜草都沒有，彷彿置身於一個石坑般，四周冰冷荒涼，毫無生氣。

果然那些遊記都是誇大其詞，只是在哄騙從沒出門見過世面的人！

這個桃花源實在太讓他失望，害他此刻都不禁想乾脆丟了性命更好，至少可以一直保留對書中那世外桃源的美麗想像。

抬頭看向天空，記憶中的藍天像被層層厚雲所掩去般，一片灰濛濛的。如此陰沉的環境讓杭婁危不由得皺眉，他記得跳崖前有看到崖下長著一大片翠綠的樹林，怎麼現在放眼卻看不到一片葉子，更別說是一棵樹木……

難道這裡不是他在書冊上看到的人間仙境，而是別的地方？

愈想愈覺得自己的猜測正確，若真的掉到了崖下，總不可能看到天上的灰雲，卻看不到那大片的樹林。

那麼他到底身處何方？

難道有人救了他，把他帶到別的地方去了？

杭婁危看了看四周，沒有任何人影，卻隱隱聽到了很微弱的流水聲。既然有水，附近或許會有村莊……

在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方的情況下，杭婁危只好朝流水聲傳來的方向步去。

水源比想像中近，而且是一條清澈的小河，他沿著河往下游走去，但走了許久依然沒看到半個人，更別說村莊。

他皺著眉停下腳步，站在清澈的小河前，看到那乾淨清涼的流水，杭婁危莫名感到喉間變得乾澀，不禁蹲下身子，伸出雙手掬了一把河水準備飲下。

「別喝。」

突然響起的清脆嗓音把杭婁危嚇了一跳，掬在手中的清水頓時灑了。

「誰？」他猛地回頭，只見一名戴著惡鬼面具的白衣人站在不遠處。

光看那單薄的身形，杭婁危猜想這個戴了鬼面具的白衣人只是一名十六、七歲的少年，而他身上的白衣也是粗布所製，看起來似乎是個農家孩子。

那可怕的鬼面具讓他微微一怔，心中疑惑少年到底是何時出現，怎麼他都沒聽到一丁點的腳步聲？

crescent

他從小學武，聽力比常人靈敏，如果這個少年會武，也許能瞞過他的耳目，但眼看少年的呼吸吐納，不像是有武功底子，在這種狀況下，少年出現他卻沒有聽到半點腳步聲便有點奇怪了。

「這不是你該來的地方呢。」溫和的嗓音從面具後傳出，白衣少年慢慢地步近。

聞言，杭婁危不由得站起了身，禮貌地拱手問：「這位小兄弟，能告訴在下身在何處嗎？」

少年身上透著溫和舒服的氣息，讓人無法生出一絲的戒備。

雖不明白如此清澈的河水為何不能飲用，但他選擇相信少年的提醒，畢竟會出現在如此荒蕪地方的人，必定對此地十分熟悉。

「這裡是地府……你怎麼會在這裡？你雖然選擇了從山崖跳下自盡，但現在還不應該是你到這裡啊。」

儘管看不到少年的面容，杭婁危卻不難聽出對方的語氣中充滿了疑惑。

「我沒有自盡。」而少年的話語也讓杭婁危感到難以置信，愣了好半晌才說了這麼一句話。

雖然他選擇跳下山崖時想過死掉也無所謂，可是也不能算是自盡吧，重點是他什麼都沒說，為何這名少年會知道他跳下山崖？他過去可是從不曾見過這名少年！

還有，少年說這裡是地府，這是真的嗎？

儘管杭婁危一直不太相信怪力亂神之事，但少年的說法卻讓他有點動搖，畢竟當時除了二哥的手下及自己外，絕不會有外人知道他自行從山崖跳下去一事。

所以他真的已經死去，並到了地府？

只是，四周的景色一點也不符合他對地府的想像，令他又有點懷疑眼前的少年在胡說八道。一般神怪異志中的地府不都是有著陰森大門，陰差鬼怪出沒，幽暗壓抑、四周異常冰冷、不時會傳來陣陣痛苦的哀號嗎？可他身處的地方除了四周灰濛濛的，倒與人間並無差別。

「沒自盡喔……」聞言，少年像是感到困惑般微微歪頭，但他沒有在是否自盡的問題上打轉，蒼白的手指指向眼前的小河。「總之，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。那是忘川，要是喝了它的水便會忘掉你在陽間的所有記憶。」只有死去的人才能喝下忘川水，再由陰差把人帶去奈何橋。

「這裡真的是地府？」順著少年的手看向名為忘川的小河，杭婁危仍是難以相信自己已經身處地府。

「嗯……這裡是地府的入口，所以也算是地府的一部分吧。」彷彿杭婁危問了一個大難題般，少年的語氣多了幾分猶豫。一般死去的魂魄會被鬼差帶著經過此處進入地府，但不會停留在這裡，只有誤闖的生魂才會在這裡徘徊，所以可說是地府的入口。

「地府的入口？」

「嗯，只要陽壽已盡，任何魂魄都得經過這兒到地府去見閻王。」看到杭婁危面露困惑，少年便開口解釋。

「那麼……我已經死了？」聞言，杭婁危臉色一僵，那麼他是賭輸了？他明明感覺自己跟活人沒兩樣……眼前的少年該不會是一直在騙他吧？

「你還沒死透。」少年搖搖頭，對上杭婁危疑惑卻隱隱帶上戒備的目光，輕聲道：「你身上有陽壽未盡的光芒。」他一瞧見這個人就注意到了，只是光芒十分微弱。

少年的答案讓杭婁危不自覺地放鬆了繃緊的心，喃喃低語，「我沒死透？」

「嗯，要是你真的死了，便不會在這裡徘徊了。」輕輕點頭，少年逕自走到附近的石塊上坐下。「待會你便會明白了。」看到杭婁危疑惑的目光，他卻不再開口解釋。

「那……你是什麼人？」看著唯一出現在眼前的人，杭婁危心中深感困惑。「你是已死之人？」以少年的說法來推測，若不是已經死去，一般人豈會出現在陰間。

「我是活人喔！」話中有著笑意，不難想像面具後的臉孔一定在微笑。

意外的答案讓杭婁危挑眉，若眼前的人是活的，怎會來地府的入口？

明白杭婁危的好奇，少年溫和地開口，「我能把陽壽未盡的人帶回陽間。」他雙手環膝，微微仰起臉看向杭婁危。「像公子你這種因為肉身昏迷而來到地府的魂魄，既不能進閻王殿，卻也不懂如何回去，便需要我這樣的人來領路了。」

明白少年話中的意思，杭婁危舒開了皺緊的雙眉。原來世間還有如此奇人，竟能把人的三魂七魄給帶離陰間。

像想到了什麼似的，少年拍了下手，「不過，我能遇上你，是因為你昏迷的地方與我所住的村子距離不遠吧……」

「你是桃源村的人？」要是少年居住的地方與他跳崖的位置相近，那不就可能是書冊上所描述的人間仙境？

「桃源村？沒聽過……」少年搖搖頭，想起自己居住的小村，他可不覺得它能跟世外桃源沾上一丁點的邊兒。那就只是很普通的小村，和其他村子比較也沒有任何不同。

少年的答案讓杭婁危一頓，難道桃源村只存在於遊記之中？

正想繼續提出心中的疑問，少年卻突然傾身伸手輕輕點上他的唇阻止他開口，那冰涼的溫度讓他感到詫異，不知道是少年體質偏寒，還是身處地府所影響，少年的手冷得不似活人。

「噓，別說話。」少年壓低了聲音，語氣充滿了警告的味道。

不解少年為何突然變得嚴肅起來，杭婁危卻也不急於詢問，因為耳邊隱隱傳來陣陣抽泣聲，雖然有點雜亂，卻能清楚聽出那是一大群人在哭泣，然而哭泣聲漸近，卻沒有絲毫腳步聲，如此詭異的情況讓他感到古怪。

只見一名白衣人以一條普通的麻繩牽著一群人，強逼他們跟在身後行走，雙手被麻繩纏上的人群衣著不一，有的衣著光鮮，有的則十分破舊，唯一相同的，便是那些人都愁眉苦臉地低泣著。

「小草。」少年輕輕開口，聲音不大，可人群中一名穿著粗布衣的小孩卻停下了腳步。

「小草。」少年再次輕呼。

男孩無神的雙眸漸漸變得清明，慢慢地看向呼喚他的少年。

「十四哥哥？」小孩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，一張小臉頓時笑了開來，小小的身體從人群中擠出來。

杭婁危輕喃道：「十四？」這才發現小孩的手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被麻繩纏著。

crescent

這不會是少年的名字吧？哪有人會為孩子取一個如此不吉利的名字呢？「四」跟「死」的發音那麼像，他的父母不會是想詛咒自己的孩子早死吧？

「是我的名字。」伸手抱住朝他撲來的小草，少年微微偏頭看向杭婁危。「藍十四。」儘管看不到面具下的臉，可那嗓音卻充滿了笑意，彷彿這不吉利的名字是個好名字似的。

「杭婁危。」聽到對方說出名字，杭婁危亦下意識地報上自己的名字，心裡想著，也不知道眼前的少年是因為在家中排行十四，才有這個名字，還是他的家人不喜歡他才取了這麼一個不祥的名字。但就算真是在家中排行十四，一般也不會當名字叫吧！

「十四哥哥，我又昏倒了嗎？」小草軟軟地開口問，圓滾滾的眸子一眨一眨地看著藍十四，完全不怕那可怕的鬼面具，微胖的小手抓緊了藍十四的衣襟。

「嗯，你爹娘可擔心死了。」摸摸小草的頭，藍十四柔聲開口。「該回去了，不然你娘親可要哭腫雙眼了呢！」要不是村子裡剛好住了他這個能引魂的人，以小草的特殊體質早被勾走三魂七魄，永遠也醒不過來了。

「小草跟十四哥哥回去，不要娘親擔心。」乖巧地點頭，小草把頭埋到藍十四的懷裏去。

輕輕撫摸小草柔軟的頭髮，藍十四抱緊了懷中的小孩。

「杭公子，請牽住我的手，不然我無法帶你離開。」溫聲開口，藍十四朝杭婁危伸出細白的小手。

過於接近的距離讓杭婁危嗅到藍十四身上淡淡的青草香味，他喜歡這舒適的清新味道，感覺十分溫暖。

然而看著那朝他伸出的手，杭婁危卻猶豫起來。

他真的要回陽間？如果回到總是勾心鬥角的鎮安王府，為了活著，依舊得處處小心防範二哥的詭計，那他選擇不回去豈非更好。

「杭公子？」對於杭婁危遲遲沒有握上他的手，藍十四感到疑惑。

怎麼會有人在聽到能重返陽間時，沒有急急地牽上他的手要求快點離開，反而一臉苦惱，好像希望留下來？這麼奇怪的人他還是第一次遇到。

「活著不好嗎？」藍十四藏在面具下的眉輕輕皺起，語氣充滿困惑。

這杭婁危長得一表人才，劍眉星目，那一身錦衣更是小鎮上的富戶也不一定能穿上，光看他的外表及氣質，他顯然出身不凡，生活富貴無憂，說不定還有不少女子對他心生愛慕，人生如此順遂，怎麼會想尋死呢？

「大哥哥不想回家？」被抱在懷中的小草好奇地看著杭婁危。

聞言，杭婁危苦笑。

也許正常人都會希望活著，可他並不覺得活著有多好，在鎮安王府的生活讓他感到疲憊不已—

每天都要和名為「家人」的人爾虞我詐、時刻互相防備，沒有真正的朋友，一天比一天感覺更厭煩，他還要回去過那樣的生活嗎？也根本沒有人會期待他回去……待在這裡其實也不錯，至少不用膽戰心驚地過日子。

看到杭婁危皺起雙眉，一臉憂鬱又難過的樣子，藍十四的不解更多了。

crescent

「活著才有希望啊！」藍十四忍不住開口勸道，他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會讓杭婁危不願返陽，但他覺得活著就有機會改變，杭婁危還這麼年輕，應該還有很多事想做，就這樣放棄了不是可惜。

「希望嗎？」杭婁危喃喃著看向藍十四，只見對方點點頭，被抱在懷中的小草更是用力地點頭附和。「你住的村子真的不是桃源村？」想起了書冊上的圖畫，杭婁危再次詢問。

「這……村子裡沒有種桃花喔……」藍十四像是很為難地歪頭思考，他不知道桃花源該是什麼樣子，但會讓富家子弟感興趣的地方應該不會是他居住的簡樸小村。

聽到藍十四的話，杭婁危忍不住揚起唇角。

「你說過會遇到我，是因為我跟你村子的距離很接近吧？」

從那麼高的山崖跳下去，一般人應該會認定他已經死去，反正他也不打算回去鎮安王府，倒不如借此機會過上新的生活。

也許藍十四居住的村子並不是書中描述的世外桃源，但至少不是鎮安王府，而是個能讓他安身的地方。

「嗯。」藍十四點點頭，卻不解對方為何把話題轉到這兒來。

「那麼返陽後，你來找我吧。」他魂魄既然會離體，想來在陽間的身體必定傷得極重，就算沒被二哥的人找到，恐怕也無法自己求生，說不定很快便會一命嗚呼。要是因為這樣再次回到地府，那也太冤了，倒不如現在先把救兵找好。

「這……好吧。」想起杭婁危跳崖的事，知道對方肯定傷重，所以儘管杭婁危並沒有給他拒絕的餘地，藍十四也沒不滿，心軟地答應下來。

畢竟他都費工夫把杭婁危魂魄帶回去，若是因為沒有把人救下，結果杭婁危又回來地府報到，豈不是白忙一場。

得到滿意的答覆，杭婁危這才伸出手牽上那細白的小手，卻意外地發現那看似白嫩的小手，掌心粗糙不已，指腹更是有著淺淺的薄繭，可卻奇妙地令人安心。

這讓他想起早逝的娘親。

杭婁危因那令人心安的撫觸略略出神，忽略了藍十四細細唸出的咒文，淡淡的光暈在身體四周泛起，原本還在地府入口的三人轉眼消失無蹤。

一直哭泣的人群像是沒發現任何異狀，一邊斷斷續續地低泣一邊往前步去，只有領頭的白衣人微微揚起唇角，手輕輕一揮，眼前便出現一扇巨大幽暗的城門，待那厚重的大門慢慢由內打開，他便領著人群走進去。

張開雙眼，還沒來得及看清四周，杭婁危就被身體的痛楚給弄得齜牙咧嘴。嘗試動了下身體，才意識到自己掛在樹上，便聽到樹枝發出清脆的斷折聲，接著整個人摔落在地上。

四肢百骸散了似的痛楚讓他不敢再妄動，卻也明白是樹木茂密的枝葉保住了他的性命，但有沒有骨折倒是難說了。

杭婁危躺在地上看著陽光穿過樹葉零碎地落在臉上，那溫暖的感覺及眼前的鮮綠讓他知道自己回到陽間。

藍十四沒有騙他，不一樣的風景及顏色讓他知道自己真的在地府門前走了一回。

「痛！」躺了一會，感覺身體的痛楚緩和下來，他嘗試著想要站起身，無奈才半撐起身體，就又不敵疼痛倒回草地上。

這下該怎麼辦呢……杭婁危不由得苦笑。

命是保住了，相信原本追殺他的人不可能立刻下來找他的屍體，畢竟從那麼高的山崖跳下，一般人不會覺得他能活命，事實上若不是遇到藍十四，他也不可能回到陽間……

不過他要是無法站起來去找尋食物與水，最終還是會死去吧。

雖然他和藍十四約好了，卻不確定對方是否真的會來救他，畢竟他們只是偶然相遇，對方沒有義務一直幫助他。

杭婁危嘆了口氣，要是藍十四真來找他，還得感謝他那麼守信呢……

咕……他餓了，聽著肚子的叫聲，他不禁苦笑。

沒想到他堂堂一個王爺之子，也會有如此落魄的一天。

他的生母是個丫鬟，會有他完全是因為王爺酒醉用強，他的身分說不上有多高貴，但從小到大在王府內也不至於吃不飽。

小時候，嫡母母子只是對他冷言冷語，可隨著他漸漸長大，也許是發現他並不是一個只會風花雪月的無用孩子，更可能會分走部分王爺的產業後，嫡母嫡兄便再也容不下他了，但其實他從來都沒打算和二哥爭那些財富……

想著，肚子又叫了一聲，杭婁危無力的閉上了眼。

要是藍十四知道救回來的人因為餓死而再次回到地府去，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……杭婁危忽然發現自己好像從醒來後便不斷想起那單薄的少年，這還真是稀奇的事，他過去縱使跟人見過好幾次面，也未必能記住對方，怎麼現在會對那巧遇的少年留下印象呢？

是因為這段經歷太過奇妙，連帶著記住了他？還是那猙獰的面具太讓人印象深刻了？

「杭公子……」

他好像聽到有人叫喚他的名字，是太餓出現了幻覺嗎？

「杭公子……」

聲音好像變得清晰了點，是地府的牛頭馬面在找他嗎？

「杭公子。」

怎麼這聲音好像有點熟悉？

「杭公子，你還清醒嗎？」

聞言，杭婁危原本已閉上的眸子連忙張開，卻因近距離看到一張青面獠牙的鬼臉而嚇了一跳。

「嚇？」他心臟一緊，原以為被惡鬼纏上，要不是手痛得無力抬起，早伸手把眼前可怕的東西打飛，直到定睛看清那是一張面具才微微寬下心，躊躇地喊道：「十四？」

能叫出他的名字卻又戴著鬼面具的人杭婁危只認識這麼一個。

「嗯，終於找到杭公子你了。」藍十四語帶笑意，伸出手嘗試攙扶起躺在地上的他。

「你真的來找我……」在藍十四的支撐下，儘管身體依舊疼痛，他仍咬緊了牙，試著慢慢站起。

Crescent

原以為藍十四當時答應會找他只是敷衍他，畢竟他沒有承諾會給予什麼好處，沒想到藍十四如此守信，這讓見慣人們爾虞我詐的杭婁危心中有種微妙的、不知道怎麼形容的感覺。

「我不是答應過杭公子要來找你嗎？」

藍十四把杭婁危的手搭上自己的肩膀好扶他起來，杭婁危這才發現藍十四的身板比在地府時要高一點點。

「而且杭公子你陽壽未盡，我豈會讓你再下去走一趟。」要是因為他自私不來找人而害死了杭婁危，他一輩子也會活得不安心。藍十四溫和地說著，好不容易把人扶起，他看向杭婁危問：「能走嗎？」看杭婁危站得還算平穩，他才微微鬆了口氣。

儘管身體痛得不得了，但想到隨藍十四回村子裡便能好好休息，杭婁危便打起精神點點頭，努力地咬牙忍下四肢傳來的痛楚。

「走到板車那兒就行了。」藍十四看他滿臉的汗水，眉頭緊擰，顯然很痛苦，便安撫道。

杭婁危這才看到藍十四後方有一輛簡單的木板車，是一大塊木板與兩個木輪子組成的。雖然從沒想過這種木板車可以載人，但更沒想過自己居然有搭這種車子的一天，難為藍十四為他想得這麼周到，他要是再擺什麼王府少爺的架子挑剔也太不知好歹了。

再說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躺一下木板車也沒什麼。

「躺著會舒服點，雖然村子不遠，但用走的，還是得多花點時間。」小心地讓杭婁危移到木板車旁邊，慢慢地讓他躺下，藍十四這才走到木板車後扶抓住車子手柄。

「路上不平，杭公子要是難受還望見諒。」輕聲提醒後，也不待杭婁危應聲，藍十四已慢慢地推著木板車前進。

「唔……」杭婁危正想開口，卻因崎嶇的山路讓木板車一顛一顛，導致他的身體與木板不住碰撞，痛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杭公子，我想你該咬緊牙關。」言下之意便是最好閉上嘴，不然咬到了舌頭流血也別怪罪他。

聽到藍十四的話，杭婁危只能無奈地咬緊了牙關。顛簸的山路不只讓他全身發痛，還讓他想吐……唉，他雖然只是王爺庶子，又何曾如此狼狽過？

也不知道顛簸了多久，在杭婁危覺得全身的骨頭快要散掉時，那可怕的震動終於停下，這讓他微微鬆了口氣。但暈眩的感覺尚未消去，還是令他難受不已。

「十四？」一道成年男子的聲音響起，語氣溫和讓人有種如沐春風的感覺。

「啊！顏大夫。」聲調愉悅地喚人，藍十四高興地上前。

「剛回來？」摸摸藍十四的頭，顏軒淺淺一笑，在看到少年身後的木板車上躺了名男子時，忍不住詫異，「這是……」

「剛剛救回來的。」明白顏軒的疑惑，藍十四簡單地解釋。「顏大夫，可以請你幫他診療一下嗎？」

「好。」顏軒點頭答應。

藍十四伸手扶起杭婁危，讓他的手環過自己的肩膀，好把他撐起，但杭婁危處在暈眩中，渾身無力，整個人壓在藍十四身上，杭婁危比藍十四高一顆頭，身形也比他健壯，藍十四猝不及防，險些被壓倒。

看到藍十四這麼努力地撐著杭婁危好讓他站起，就像小動物想要抱起比自己體積大了近一倍的食物般，顏軒忍不住勾起了唇角，前去幫忙。

他同時對杭婁危介紹自己，「在下顏軒。」

「杭婁危。」聽到對方報上名字，杭婁危儘管痛得冒汗，還是有禮回應。

「姓杭？」聞言，顏軒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那因痛楚而顯得猙獰的臉孔。

不會那麼湊巧，是來自他所想到的皇族吧？

顏軒與藍十四合力把杭婁危移到藍十四的小屋，讓他躺在屋內唯一的床上。才剛安置好傷患，藍十四便走進灶間準備燒水，要泡茶招待客人。

藍十四正忙碌，顏軒像早已習慣般，逕自拉過木桌下的椅子坐在床邊，先為杭婁危把脈，接著小心地摸摸他的手腳，一雙眉漸漸蹙起。「你還真是幸運呢。」

杭婁危受傷的情況比想像中輕，顏軒拿過隨身的醫箱打開，挑了一個小瓷瓶，倒出內裝味道清香的藥粉為那遭樹枝劃傷的手上藥。

「我想我是挺幸運的。」從那麼高的山崖跳下還能保住一命，確實是幸運。

「杭公子是出身皇家，自是福大命大……」淡淡地低聲開口，顏軒拿出白布裹上傷口。

「誰派你來的？」意料之外的話讓杭婁危驚訝，看著顏軒的目光多了幾分戒備。

「天下間姓杭之人就只有皇家人吧。」顏軒也感到意外，他只是試探般丟出一句，沒想到便猜對了。「我雖然是鄉野大夫，卻還是得進城購買一些特別藥材，總會聽到一些事。」

杭婁危沒有回應，但少了幾分戒備的目光表示他接受了這個解釋。

若是在京城，自是無人不知杭姓的人皆與皇室有關，但對在這偏僻小村子的人來說卻不一定會知道，他難免懷疑。

「我不管你是哪個皇子還是王爺之子，傷好了便離開吧，別打擾了十四和村子的平靜。」顏軒冷冷地開口，雖不知道十四是從哪救回這位皇家子弟，可這身傷明白代表了麻煩，他可不希望平靜的小村被捲入麻煩之中。

「我為什麼要聽你的？」聞言，杭婁危冷冷一笑，雖說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，可區區一名鄉野大夫便敢叫他傷好就滾，真是笑話。

杭婁危的態度讓顏軒的臉色變得難看，本想再說些什麼，卻看到藍十四已沏了一壺香茶步近，只好閉上嘴，主動接過茶壺，拿起瓷杯注入清茶輕啜。

「他的左手骨折了，我回去取固定用的木板過來，先別動他。」把茶給喝光後，顏軒溫和地留下叮囑便離開了小屋。

「放心吧，顏大夫會治好你的，他可是我們村中最好的大夫呢！」端了一杯清茶走到床前，藍十四看到杭婁危的臉色怪怪的，以為對方擔心身上的傷醫不好而開口安慰。

聞言，杭婁危挑了挑眉。那傢伙醫術高不高明他是不知道，但態度倒是比京城裡的名醫還要囂張。

「要喝嗎？」將清茶遞至他面前，藍十四輕輕問道。

喉間的乾澀早讓杭婁危感到難受，聽到藍十四的詢問他毫不客氣地點頭。

藍十四坐到剛才顏軒坐的位子，微微扶起杭婁危，讓他倚靠在床頭，較容易喝下他端到嘴邊的茶水。

因為對方身體湊近，杭婁危再次聞到那淡淡的草香，一如在地府時所嗅到的，有種舒適的感覺，杭婁危突然有點好奇面具下的臉孔到底是長什麼樣子。

是因為長得太難看才得戴上面具嗎？

但與那張面具相比，他可不認為有任何人的長相能比它還要可怕……

杭婁危想像著藍十四面具底下會是怎樣的面容，腦中忽然閃過顏軒對他的警告。從那麼高的山崖墜落，二哥應該會認為他已經死去了……這樣應該不會把這個無辜的少年以及村人捲入麻煩吧？

只是那個顏軒對藍十四那麼關心，不知道兩人是什麼關係？

最後的問題，竟莫名地讓杭婁危感到有點在意。

第二章

「好了。」用木板固定好杭婁危骨折的左手，顏軒把從家中取來的藥材交給藍十四。「這包藥材得三碗水煎成一碗，明天我再去採藥。」

「嗯。」點點頭，藍十四小心地接過藥材。「那我明天和你一起去採藥。」既然顏軒沒有收錢，他也不好意思白要這些藥材，唯一想到的方法便是幫忙採藥。

「不用了，這些藥材不值多少錢。」因為和藍十四熟識，所以不難猜出他的想法，顏軒淺笑著婉拒。

藍十四還想說什麼，顏軒卻已經收拾好藥箱往門口走，藍十四也沒多說，送他離開。

「對了，你今天是不是下去找小草了？」像是想到了什麼，原本打算離開的顏軒腳步一頓。

藍十四歪歪頭，儘管疑惑顏軒怎麼突然問起這事情來，卻還是誠實地點點頭。

見狀，顏軒不由得嘆了口氣，轉身步回屋內唯一的床榻前。

「到了晚上你得把床還給十四。」顏軒皺著眉開口，其實他想把人直接踢下床去。

「啊？」意外的要求讓杭婁危愕然，他是傷患怎麼不能睡床？而且不睡床，他還能睡哪？

顏軒冷淡地說：「你只是折了手，睡在地上又不會要了你的命。」反正他的命硬得很，從山崖上跌下來都沒有死掉，只是睡在地上一晚更不會有什麼問題。

「為什麼……」他張口欲抗議，卻因為顏軒的狠瞪而把話吞回去。

雖然顏軒不是房子的主人，可誰叫現在的他受了傷，大夫是最不能得罪的，誰知道這位大夫一個不爽，會不會做些什麼事情來讓他的身體無法早日康復？因此他只能閉上嘴，以目光表示他的不滿。

「這……他受傷了得躺床……」雖然知道顏軒為何提出這樣的要求，但要一個傷患睡在地上讓藍十四感到良心不安，吶吶的開口。

「放心吧，他的身體壯得很。」語畢，顏軒拍拍藍十四的頭示意別太在意。「更何況，晚上你比他更需要那張床。」沉聲開口再說，原本溫和的面容卻多了幾分凝重。

crescent

聽到顏軒的話，藍十四乖乖地垂下頭，不再說話。

杭婁危對他倆的對話感到奇怪，為何藍十四在晚上會比他更需要床？難道他受傷了？可是怎麼看，對方都一副健健康康的樣子。

雖然想知道原因，可惜他倆卻不再把話題繼續下去，杭婁危也不敢多問，畢竟他和他們還不算熟稔，要是逕自把心中的問題問出，也算是失禮的舉動。

沒想到看起來單純的藍十四藏了不少祕密……杭婁危皺眉，他不太喜歡這種感覺。

「雖然你出身不凡，可也別想欺負十四！」顏軒低聲地在杭婁危耳邊撂下狠話，儒雅的臉上多了幾分陰暗。「要是我明天把藥送來時，知道你沒把床讓給十四睡，你的左手可別想治好了！」

「你放心，我只是個王府庶子，不會惹來多少麻煩。」杭婁危不由得感到氣悶，老虎不發威，倒被當成病貓了，連一個小村子的大夫也敢威脅他。在京城時，即使他是庶出的孩子，可走在外頭，也無人敢對他不敬，果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啊！

「哼！管你是嫡是庶，光是王爺的兒子便代表了麻煩！」彷彿一點也不怕杭婁危事後會報仇般，顏軒冷冷地瞪了他一眼。

顏軒的反應讓杭婁危感到古怪，顏軒毫不畏懼王府之名，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有後台還是單純的無畏。

「呃，顏大夫，其實我不睡床也沒關係的……」看到顏軒那一臉不高興的樣子，藍十四小心地開口。「我跟小白牠們睡也……」面對那瞪向自己的兇惡目光，藍十四的聲音像是心虛般漸漸變得小聲起來。

「不行！」斬釘截鐵地否決藍十四的提議，顏軒已氣得面無表情。「入夜後你便得把他趕下床，即便要跟小白睡，也該是他，不是你！」這笨蛋都不知道要照顧好自己的身子，淨想把好的都給別人，真是氣死他了！

「嗯。」不敢再惹顏軒生氣，藍十四乖乖地點頭，反正最後是誰睡在床上，顏大夫也不一定知道。

「要是讓我知道你沒乖乖睡在床上，哼哼！」與藍十四相識多年的顏軒十分清楚那小腦袋此刻在想些什麼，不說他能知道最後杭婁危到底有沒有把床讓出來，就是藍十四晚餐吃什麼他都有辦法知道。

聞言，藍十四只好把頭點得更用力，彷彿這樣便能更有說服力。

「明天我再來看你。」勉強滿意藍十四的反應，顏軒這才轉身離去，在走出門前，不忘回頭狠狠瞪了眼躺在床上的杭婁危。

感覺那警告的目光隱隱含著幾分殺氣，杭婁危瞇了瞇眼，怎麼一個鄉野大夫能有這般氣勢？看來這位大夫真的需要查一查……

待顏軒離開並關上門後，藍十四不由得鬆了口氣。

「杭公子，你放心吧，我不會真要你睡在地上的。」慢慢步回床邊坐下，藍十四悠悠開口。

「為什麼你會需要這張床？」雖然對於顏軒要他睡在地上的要求有點不快，但他更好奇為何眼前的少年，會在晚上需要這張不算舒適的床榻。

crescent

「這個……其實也沒什麼。」對於杭婁危的問題，藍十四下意識地伸手要抓抓臉，可碰到了面具，他便垂下手。

「沒什麼？」儘管對方語氣輕鬆，可他知道那事情必定不是藍十四口中的「沒什麼」那般微不足道，不然剛剛顏軒怎麼會威脅他，連離開時都不忘再瞪他一眼。

「嗯，只是小事而已。」似是不希望杭婁危深究般，藍十四別開了頭。

「……好吧。」儘管好奇藍十四隱瞞的事情，但對方既然不想說，他便只好先壓下好奇心，轉而問起另一件事，「你怎麼不解下面具？」雖然看久了便不覺得那張面具可怕，但一直這麼戴著也怪不舒服的吧，他不會連睡覺也不解下來吧？

「這……不能。」杭婁危的問題讓他下意識地伸手撫上面具。

「不能？」是不能解下，還是解不下來？

「不能解。」明白杭婁危的疑惑是什麼，藍十四輕聲回答。「不能讓人看到我的臉，所以現在不能解下。」要是屋裡沒有人，他一般也會解下來的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這……算是家規吧。」歪歪頭，藍十四想了想，找了個比較易於理解的理由。

「家規？」聞言，杭婁危不由得皺眉。到底是什麼樣的家庭才會把孩子的名字取得如此不吉利，還定下要孩子一直戴面具的詭異家規？

「嗯……算是吧。」藍十四緩緩地點頭，算是認同杭婁危的說法。

儘管眼前看到的是鬼面具，但藍十四乖乖點頭的樣子卻讓杭婁危感到有點可愛，猶如溫馴的小動物般讓人想要摸摸他的頭。

「為何會定下這樣的規矩？」愈看那張鬼面具杭婁危愈感到礙眼，也不由得想藍十四這樣備受束縛的生活不辛苦嗎？

「戴上面具才能壓下身上的陰氣。」藍十四細聲解釋道：「因為我是極陰之人，所以得戴上這種鬼面具好擋去身上陰氣，不然接近我的人會因受不了而生病……」

「那你的名字……是因為排行十四？」聽完他說的原因，杭婁危只覺那是迷信之舉，也更懷疑「藍十四」如此不吉利的名字是刻意命名。

「不是。」搖搖頭，藍十四站起身子。「我只有三個哥哥。」

「可怎麼你的名字是……十四？」若是按家裡的排行取名為「藍四」雖然也沒多好聽，但總比刻意取「十四」能理解一些。

「這個喔，娘親說是族譜要求，而且我剛好繼承了祖先的能力……」藍十四沒想過自己的裝扮和名字會讓杭婁危這麼在意，簡單地解釋著。「就是能夠下地府，把陽壽未盡的人帶回陽間，好像說這樣的名字較容易下去找人。」他用輕快的語調像是說著家常瑣事。

沒想到是這樣的答案，杭婁危不由得沉默。

「那個，你餓了嗎？」他看了看窗外的景色，天空早已被夕陽給染紅。

杭婁危緩緩地點頭。從被藍十四救回來，先是顧著忍耐疼痛，應付那個很有敵意的顏軒，原本強烈的飢餓感都被忽略掉了，現在藍十四先提起來，他才再次感到飢腸轆轆。

「那我去拿晚膳過來。」藍十四如此說，卻不是往灶房去，而是離開了小屋。

看到藍十四離開，杭婁危不由得疑惑，怎麼食物不是從廚房端出來，而是要外出？難道現在才去買吃食？總不會是去採野果吧……

杭婁危靜靜地等著，不久，就見藍十四很快便捧著一個大碗回來。

「今天吃餃子呢！」藍十四嗓音輕快，似乎很滿意這個菜色。

「餃子？」怎麼才出門一會，回來便帶著食物了？還是熱騰騰的？

看著那冒出淡淡白煙的大碗，一顆顆飽滿的餃子像小船般在清湯中浮沉，配上零碎的蔥花，賣相雖然普通，可那香味卻十分誘人。杭婁危覺得更餓了。

「來，陳大娘的手藝很棒的。」藍十四先到灶房裡拿了另一個碗，把餃子分成兩份，接著坐在床榻旁邊的椅子上，把大碗小心捧著，用勺子舀起一顆餃子。

「會燙口。」看著眼前不斷散發出誘人香氣的餃子，儘管杭婁危很想張口吞下，但那縷縷飄散的白煙卻提醒著人它的溫度十分燙人。

「啊，對喔……」被杭婁危這麼一提醒，藍十四才發現眼前的餃子不能立刻吃下。

藍十四把勺子擱靠在碗沿，小心地拉過另一張椅子，把碗擺在上頭，這才再次拿起勺子舀了顆餃子，另一手則微微把面具往上推起，露出紅嫩的唇瓣，慢慢地吹氣讓餃子降溫。

藍十四的舉動讓杭婁危感到意外，看到面具下的雙唇竟紅得如鮮花般美麗，心臟霎時間好像停止了跳動，四周變得一片寂靜，好似世間只剩下他和藍十四。看著紅唇圈起輕輕呼氣讓餃子變涼，杭婁危不自覺地微微倒抽了口氣，被吹散的白煙讓他有種眼前變得朦朧的錯覺。

也許是經常戴上面具的關係，從面具下露出的肌膚如冬雪般白淨，那一雙唇瓣更顯紅潤，令人有種想要親吻一下好確認它是否如想像中柔軟的衝動。

「應該好了，快嚐嚐看。」吹了好幾下，藍十四這才再次把餃子送到杭婁危面前。

「呃，嗯……」藍十四的聲音讓杭婁危回過神來，這才發現餃子已送到嘴前，連忙張口吃下。「味道挺不錯……」才咬下餃子，鮮美的肉汁已盈滿了口腔，不同於京城口味的餡料讓他感到新鮮美味。

「陳大娘可是村子中手藝最好的呢！」

明明餃子不是他做的，可藍十四的語氣卻充滿了自豪，那可愛的樣子讓杭婁危更想掀開那張鬼面具，想必表情一定更為可愛。

「再吃一顆？」再舀了一顆餃子，藍十四細心地吹氣讓它降溫變得不會燙口。

「好。」也許是終於有食物下肚，原來的飢餓感變得更為強烈，讓杭婁危忍不住張口吃下一顆又一顆的飽滿餃子。

等杭婁危感覺飽足時，才發現他不只吃光了自己這一碗，連另一個碗裡的也因為藍十四看他吃不夠，又舀了不少給他，如今只剩寥寥數顆。

想到藍十四因為照顧他而沒有吃上一顆餃子，而且人家還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卻幾乎吃光了所有晚膳，杭婁危不禁覺得不好意思，自己實在太厚臉皮了……

「沒關係，我吃很少。」看到杭婁危羞赧的樣子，藍十四露出來的唇角輕揚。

「是嗎……」儘管藍十四嘴上說沒關係，杭婁危仍是感到有點愧疚。

crescent

「嗯。」藍十四點點頭，站起身子把朝天的大碗放到桌上。「杭公子，你受了傷，還是早一點休息吧。」拉過薄被為他蓋好，藍十四柔聲道。

「可是顏大夫不是說這床得讓你用？」眼見藍十四一點也沒有趕他下床的意思，反倒是催促他早點睡覺，杭婁危不由得皺眉。

「沒關係的。」搖搖頭，藍十四一臉不在乎似的。

「那你睡哪兒？」整間屋子也就只有他身下這一張床榻，現在讓他睡了，那還有什麼地方供對方睡？

「我可以在外邊睡。」藍十四拿起碗準備吃剩下的餃子，卻見杭婁危的眉皺得更緊。「我也可以拿些乾草進來鋪成床……」明白對方在意他睡的地方，藍十四只好說出一個折衷的方法，但那樣會比較麻煩。

想到那瘦小的身子睡在乾草上的情景，杭婁危只覺抱歉。

「我們可以擠一下。」他語氣略帶強硬地提議，雖然這張床不大，卻也足夠讓他們擠在一起睡一個晚上。

雖然不知道顏軒要他把床讓給藍十四是什麼原因，不過他也沒有虐待救命恩人的打算，反正只是一個晚上，擠一擠便好。

「這……好吧。」眼看杭婁危堅持不許他睡地上，藍十四只好先點頭答應，想著反正待會杭婁危睡了後，他有沒有擠到床上睡也不會知道，傷患還是得好好休息，兩個人擠一張小床怎麼能睡得好。「我得先用膳，所以杭公子你先睡吧。」

看杭婁危微微點頭，以為對方已經接受，藍十四便轉過身去，解下面具慢慢吃著餃子，把碗內剩下的數顆餃子吃光後，才把碗拿到灶房要清洗時，一陣忽然竄起的痛楚讓藍十四身體一僵。

他沒想到這次的痛楚會來得這麼快。

來不及把碗放下，手腕的劇痛讓他的手一抖，瓷碗頓時落在地上變成一堆碎片。

「嗚！」雙膝像是遭人從後方猛踢般疼痛，讓他再也站不住而跪倒在地上。

四肢開始泛起刺刺麻麻的痛楚，想起屋內還有杭婁危，不願驚醒對方的藍十四咬緊了牙，但求不發出丁點聲音。

漸漸加劇的痛楚讓他白了一張臉，緊緊地蜷縮身體，彷彿這樣便能減輕一點點痛楚般。但儘管咬破了唇，那猶如被人一刀一刀給刺進皮肉的痛楚卻沒有減輕，反倒比往常還要來得劇烈，他感到渾身發寒，意識也有點模糊起來。

他很想張口深深地吸氣，卻又擔心來不及吸氣反倒發出痛呼，結果只能咬著牙，小心翼翼地慢慢喘息。

「怎麼了？」打破瓷碗的聲音早讓淺眠的杭婁危醒來，而他耳力甚好，聽見了細微的嗚咽聲，皺著眉下床，一邊往聲音傳來的灶房走，一邊問著。

誰知才走到門邊，就見藍十四蜷曲在地上，單薄的身子如落葉般抖過不停。

睡意一瞬間消失無蹤，強烈的緊張與擔心充斥了他的心。

「我……痛！」聽到杭婁危的聲音，藍十四原想說沒事，不料才剛開口，腹部像被人用繩子綁住後狠狠拉扯，強烈的絞痛讓他忍不住低叫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一拐一拐地走到藍十四身前，卻聽到對方的痛呼，杭婁危嚇了一跳，不解怎麼方才還好好的人會突然露出如此痛苦的樣子。

身體已經痛得讓藍十四說不出話來，他只能無力地搖頭，皮膚上冒出的冷汗早已把衣服浸濕了一大片。

「痛……很痛……嗚……」不斷加劇的痛楚讓藍十四白了一張小臉，但他著實不解，為何這次的痛楚比以往還要來得強烈。

過去到陰間把魂魄給帶回來後，晚上也會感覺疼痛，可怎麼這次會痛得特別厲害？難道是因為他多帶一條魂魄回來的關係？

「我該怎麼幫你？」看到藍十四顫抖著把身體蜷得更緊，那痛苦的樣子讓杭婁危心裡也不好受。想伸手碰他，卻又擔心會令他更痛苦，結果只能乾著急。

只見那小小的身子抖得十分厲害，慘白的小手抓緊了手臂，像是要把衣袖給抓破般用力，杭婁危忍不住伸手想阻止，不料才剛碰上那像蝦子般蜷縮的身體，就感覺他一陣大大的顫抖。如此大的反應讓杭婁危嚇了一跳，卻更擔心地伸手翻過藍十四的身體，好看清他是不是哪裡有什麼異狀。

藍十四解下面具後沒有再戴上，杭婁危終於看到那張藏在面具下的臉。比想像中好看的五官因痛楚而皺在一起，讓人更感心疼。

「吃壞肚子嗎？」大手覆上那佈滿汗水的額頭，看著那蒼白的小臉，杭婁危不自覺地感到焦急。他想不到有什麼怪病是晚上才會發作，因此只能猜測是晚膳的問題。

可他也吃了不少，為何只有藍十四如此痛苦，難道藍十四還吃了別的東西？

「不……」藍十四張口想解釋，卻因痛楚而無法把話說完。

「我去找顏大夫。」眼看藍十四一臉難受，杭婁危決定去找顏軒來看看。

「別……」他的話讓藍十四連忙伸手抓住他的衣袖，艱難地開口，他可不想讓顏軒白走一趟。「我……習慣了……」

「你明明這麼痛苦，怎麼能夠習慣這種事？」杭婁危無法接受這個說法。

他怎麼能放任他痛苦下去，還是找顏軒來看看會較安心吧。

「不……」雙手虛軟地抓緊杭婁危的衣袖，藍十四低喘著搖頭。「我、經常這樣……」

「經常這樣？」藍十四的話讓他感到疑惑，隨即想到顏軒在離開前會要求他把床還給藍十四，難道是早知道對方會如此難受？「我扶你到床上躺著。」

雖然不知道藍十四到底是什麼狀況，他可不忍心讓正難受的少年窩在地上，他忍痛俯下身，用沒有骨折的右手把那抖個不停的小身子摟起來。

他也不管傷口會不會因此撕裂，咬牙把藍十四抱到床上去，也意外地發現對方的體重過於輕盈，這讓杭婁危感到訝異，但也總算明白藍十四說吃得少並沒有騙人。可這樣的認知卻讓他心口有點悶，覺得藍十四真應該多吃點才對。

「嗯……」藍十四原想拒絕杭婁危的好意，可才被摟進他懷裏，身上的劇痛竟減輕了一點點，讓皺得死緊的一雙柳眉微微放鬆。

「有藥可以煎嗎？」把人放到床上，杭婁危憂心地問。顏軒那麼關心他，知道他常常會這樣身體發痛，應該會給他備上一些藥材好止痛吧？

「沒、有……」藍十四皺著臉搖頭，小小的床鋪因兩人擠上去而變得擁擠。

crescent

擔心藍十四會因為疼痛而滾下床，杭婁危讓他睡床的內側，自己則躺在外側。

感覺杭婁危溫暖的體溫透過薄薄的衣料傳到自己身上，那像是能夠滲進心臟般的暖意竟好似能舒緩痛楚，藍十四漸漸放鬆繃緊的身體。長久以來一直折磨他的痛楚有如春雪初融般，慢慢減弱，睡意居然開始湧上。

發現藍十四抓著衣袖的手慢慢放開，五官也漸漸舒展開來，杭婁危鬆了口氣，看來藍十四的病情終於緩和下來。不過杭婁危也不敢妄動，小心地側著撐起身體，既能觀察對方的臉色，也可以防止他突然發病滾下床去。

看著藍十四如孩子般沉沉睡去，那恬靜的樣子讓杭婁危不自覺地彎起唇角，小心的伸手，以裡衣的衣袖把他額上那層薄汗拭去，只見瘦小的身體像本能地尋找溫暖般，微微地動了動，更靠近自己。

面對藍十四如小動物的舉動，杭婁危忍不住輕輕撫上那柔軟的髮絲，臉上不自知地浮現幾分溫柔。

藍十四紅嫩的唇瓣動了動，身體更往杭婁危的懷裡鑽去，如此被依賴的感覺讓杭婁危心一軟，特別在看到那被咬破了的唇瓣時，儘管血已止住，卻莫名地令他感到刺目與心疼。

最終自己到底何時睡去杭婁危也不知道，只知道醒來時，身體酸痛得不得了。但在看到藍十四柔和的睡顏後，頓時覺得身上的酸痛算不上什麼。

昨晚那小小的身體彷彿承受了巨大的痛楚，現在能如此安然地睡著，已經是很好的事了。

杭婁危身體再酸再痛也不敢動一下，深怕一動便會驚醒藍十四，進而再次看到他痛苦的樣子。

叩叩。

輕輕的叩門聲讓杭婁危回神，卻見顏軒已推開了門。

「你們？」屋內的情景讓顏軒挑眉。

藍十四整個上半身趴在杭婁危身上，要不是兩人都穿著衣服，他都要懷疑他們倆是不是做了些什麼呢！

沒想到才一個晚上，兩人便變得如此親密了。

「十四還沒醒？」慢慢地步近，顏軒淡淡地開口問。

輕輕搖頭，杭婁危皺著眉看向顏軒，暗示他別吵醒藍十四。

「這還真是難得呢……」降低了聲量，顏軒一臉驚奇。「以往他整夜都睡不著的……」藍十四安然又可愛的睡容令他訝異。

「咦？他的面具呢？」看了一會，顏軒這才發現不對勁。

十四竟沒有戴上面具？明明以往再怎麼痛，也不會解下面具的。

「也許在桌上吧……」杭婁危隨口道，這屋子也就這點大，能放東西的，也就只剩下那桌子了。「對了，昨晚他好像很痛的樣子……」想起那痛得縮成一團的小身影，杭婁危皺起了眉頭。

「果然又痛了……」杭婁危的話讓顏軒嘆了口氣，伸手摸上那蒼白的手腕為藍十四把脈。「看他睡得這麼好，還以為沒事了。」沒想到還是發作了。

crescent

確定藍十四脈象沒有異常，顏軒順道幫杭婁危也把了脈。

「他……那是怎麼了？」是患上了什麼奇怪的疾病嗎？

「你是十四在下面救回來的吧？」雖然杭婁危的傷勢不重，但憑他的經驗也知道那是從高處摔下來所造成的，儘管沒有死去，卻也可能會失去意識到了陰間，八成是因為這樣，杭婁危才正好讓十四救回來，不然他可想不到有什麼理由，讓一直只待在村子裡的十四特地跑出去撿一個人回來。

十四的能力畢竟太特殊，雖然能把人救回陽間是好事，可是若被有人心知道就麻煩大了，因此為了村子及十四好，大家都同意把他的能力保密，十四也才不離開村子，而他下去找的魂魄多半是村子裡的人，幾乎沒有外來人。

「嗯。」杭婁危點頭，卻不解這事與藍十四昨晚痛苦的樣子有什麼關係。

「十四要是在下面救了人，便得痛上一整個晚上。」嘆了口氣，顏軒拍了拍杭婁危的肩膀。「這便是救人的代價吧……這幾天你也別讓折了的手沾水，不然傷口會痊癒得很慢。」

沒想到竟是這樣的原因才會讓他那麼難受，杭婁危看向藍十四的目光頓時多了幾分不捨。

難怪那時他會說習慣了……每次救人都得痛苦一整夜，他卻沒有因此拒絕幫助別人，他真的很善良。

crescent